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二十四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史浩

王淮

趙雄

權邦彥

程松

陳謙

張巖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第調紹興餘姚縣尉歷温州教授郡守張九成器之秩滿除太

學正升國子博士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

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三十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為前驅浩為王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為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吳芾乞以皇子為元帥先視師浩復遺大臣書言建王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

居守浩復以為不可上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三十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為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金安節唐文若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為備禦是為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

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薦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  
穡名對並賜出身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  
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寃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悉從  
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浩奏二將輒乞戰豈  
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上  
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  
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  
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

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  
兵至為內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  
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幾會乞出英斷  
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  
陳康伯曰吾屬俱無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  
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  
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  
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

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辯十朋亦  
疏史正志朋比併及浩遂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  
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持母喪歸服闋知福州淳熙初  
上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  
士禮泉觀使兼侍讀五年復為右丞相上曰自葉衡罷  
虛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庶無朋黨  
之弊上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  
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



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  
輒捕市人市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  
衆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謹叟者送獄  
獄成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  
奪貨至於闕則始釁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  
陸慶童特與抗鬪爾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  
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國可乎是  
豈軍人語上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

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二世事尋  
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無侍讀後有  
言慶童之寃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  
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  
進入上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  
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  
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為官擇人  
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詔既

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覲視草為光祖甲科發也上遣  
覲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三考之  
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  
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迨仁宗而德化隆  
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  
於忠厚夫為國而底於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  
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  
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宮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

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  
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  
而已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晚治第鄞之西  
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為書明良慶會名其  
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  
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諡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  
老之碑賜馬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  
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

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彌遠嘉定初為右丞相有傳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幼穎悟力學屬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為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一見竒之許以

公輔器振帥蜀辟置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里將母  
豈為利祿計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高宗命中丞舉可  
為御史者朱倬舉淮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首論大  
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陛下正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  
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至於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盜  
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培克結權倖皆劾罷  
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寶慈儉去壅蔽治

外有四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深嘉歎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于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怒其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上曰是何言也豈不啓邪心出淮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帝褒嘉之且令一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尋召除太常少卿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畀儀同三司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

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王言體上命

擇文學行誼之士淮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淳

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

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

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俛奏田淇失利

淮謂二將戰歿若罪之何以勸來者上嘗諭曰樞密臨

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薦軍師吳拱郭田

張宣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李



彥穎同行相事淮謂授官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以已私庇之上稱善擢知院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言北人歸附者畀以員外直宜令詣吏部上曰姑仍舊淮曰上意即天意也雄又奏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時辛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焯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

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卿八年

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

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算諸郡絹錢

盡蠲一年為緡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

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

次進遷蜀士乃安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為姦淮極陳

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諒

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

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  
適成其名上說穎復留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李椿年老  
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  
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  
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  
成都闕帥上加訪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  
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  
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

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饑民彊借菽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進士八人求以免舉恩為升等淮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龔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此門不可啟絕其請嘗言跣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棄疾與祠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

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准以盡孝進德奉  
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母亡居喪如禮得疾忽語  
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薨訃聞上  
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諡文定初朱熹為浙東提舉劾知  
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為監察御  
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偽之弊請詔痛革之鄭  
丙為吏部尚書相與叶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  
元偽學之禁始於此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為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  
宣撫四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朝乾道五年召見便  
殿孝宗大奇之即日手詔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  
當登對允文招與之語既進見雄極論恢復孝宗大喜  
曰功名與卿共之即除右史兩月除舍人金使耶律子  
敬賀會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隱邏者以聞  
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上喜金使入辭故事當  
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齋樂不可用上難之遣中

使諭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即有他臣得引與就館  
上大喜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  
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  
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  
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  
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鬪嘗上疏論  
恢復計大畧謂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  
是秦制六國之勢也八年以母憂去淳熙二年召為禮

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  
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  
不飢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農事微有西  
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財  
為務且不獨此士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  
五十畝為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  
為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五  
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



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朱熹累召不出雄請出以外郡  
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  
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  
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紹興帥張津獻羨餘四十  
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為民代輸和買身丁折  
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王之德自  
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眷衰有言其私里黨者  
上疑之已而陳峴為四川制置王渥為茶馬命從中出

雄求去詔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選才無鄉舊蓋有所激也祖宗時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王夔為御史以故事不可上疏論之雄乞免改知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江陵無險可恃雄請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擾張栻再被召論恢復固當第其計非是即奏疏孝宗大喜翌日以疏宣示且手詔云恢復當如栻所陳方是即除侍講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論事虞允文與雄之徒不樂遂沮抑之

廣西橫山買馬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上知棧治行甚  
嚮棧衆皆忌嫉洎棧復出荆南雄事事沮之時司天奏  
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棧當之人愈忌之光宗將受禪召  
雄雄上萬言書陳修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  
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  
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潼川府改隆興府紹熙四年薨  
年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諡文定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登崇寧四年太學上舍第調滄

州教授入為太學博士改宣教郎除國子司業宣和二年使遼明年抗表請帝臨雍為學官積十餘年改都官郎中直秘閣知易州移相州復召為都官郎中與王黼議不合鑄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開大元帥府起兩河兵衛汴京邦彥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據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五月召還命知荆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

益急邦彥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有司議失守罪將重坐之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纔貶二秩俄除寶文閣直學士無知江州本路制置使既抵鎮二年冬聞父死乃解官四年起復知建康府辭不許劇盜張琪殘徽州邦彥遣裨將平之改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言者論三年天下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服者所以徇國家之急比年如權邦彥美仲謙至幕職亦起復幾習宣政

之風望革其弊以明人倫厚風俗詔邦彥任軍賦宜如  
舊餘悉罷之紹興元年召為兵部尚書無侍讀三年除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  
大畧謂宜以天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  
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讀講之臣  
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  
學又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安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  
姦懷諛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愛民先愛

其力寬民先節其用股已奉以佐國當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臣大將然後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沿江州縣各備境內總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素善邦彥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彥五罪三疏不報邦彥在樞密又言宜乘機者三譬奕之爭先安

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哉尋兼權參知政事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得時望邦彥曰綱元無章疏第畧虛名耳蓋助頤浩以排綱也三年卒邦彥與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克位而已無子以姪嗣衍為後有遺藁十卷號瀛海殘編藏於家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森吳曦使北松為僉從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曦為殿帥



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曦以結佞胄佞胄以小故出愛姬  
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  
居無何佞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佞胄大  
喜除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太府寺丞未閱旬遷  
監察御史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誅佞胄  
蘇師旦松與陳黨劾祖泰當誅祖泰坐真決流嶺南松  
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佞胄曰松壽佞胄訝  
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

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冑決議開邊以期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松為宣撫使興元都統制吳曦副之尋加曦為陝西招撫使許便宜從事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曦庭參曦聞之及境而返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人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殊不悟曦遣其客納款于金獻關外四州地求為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及金人取

成州守將棄關遁吳曦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從曦求  
援兵曦答以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行可騎以驅馳  
當發三千騎往蓋給之也未幾金人封曦為蜀王曦遣  
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為興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見  
松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禍即揖二人起去會報金  
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望米倉山遁  
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乞贖禮買舟稱曦為  
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其劔也亟逃

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啟視之則金寶也松乃無程出  
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曦誅詔落職降三官  
筠州居住再除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又責果州  
團練副使賓州安置死賓州

陳謙字益之温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戶曹  
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錄勅令所刪修官樞密  
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綱何足  
道謙曰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今顧出綱下

遠甚奈何上蹙然遂極論踰數刻孝宗內禪通判江州  
知常州提舉湖北常平平辰州峒猺加直煥章閣除戶  
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謙乃丞相趙汝愚客會黨論起  
坐斥後數年起為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  
直煥章閣韓侂胄謀擾金人令獻馬者補官七州民相  
扇為盜謙移書侂胄曰今若倚羣盜行剽掠之策豈得  
以敗亡為戲乎既而屢論襄帥皇甫斌李奕罪且求罷  
上諭旨薛叔似協和之遷司農少卿湖廣總領除宣撫

司參謀官金兵深入陷應城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武昌  
震懼謙以寶謨閣待制副宣撫即日置司北岸命土豪  
趙觀覆之中流士馬溺死甚衆餘兵皆返走未幾奪職  
罷後復知江州侂冑死和議已決謙復罷奉祠卒年七  
十三謙有雋聲早為善類所予晚坐偽禁中廢首稱侂  
冑為我王士論繇是薄之也

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揚州紹熙末渡江居潮州為  
人機警柔回善諧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歷官為監察御

史與張釜陳自強劉三傑程松等阿附時相韓侂胄誣  
逐當時賢者嚴道學之禁進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  
除參知政事以言者罷為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旋升  
大學士知揚州時邊釁方開詔巖與程松分帥兩淮已  
而召還為參知政事無同知國用事開禧二年遷知樞  
密院事明年除督視江淮軍馬時方信孺使金議和值  
吳曦以蜀叛議未決曦伏誅金人尋前議信孺再行侂  
胄趣巖遣畢再遇田琳合兵勦敵且募生擒偽帥未幾

川陝戰屢衄大散關陷敵情復變巖開督府九閱月費  
耗縣官錢三百七十餘萬緡見和議反復乃言不知兵  
固求去侂冑誅御史章燮論巖與蘇師旦朋姦誤國奪  
兩官寧宗謂兵釁方開巖嘗言其不可許自便復元官  
奉祠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薨贈特進

論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為  
偽學之禁毒痛善類趙雄與虞允文協謀用兵而舊史  
謂二人沮抑張栻何哉邦彥守城力戰惜乎助呂頤浩



攻李綱君子少之程松陳謙張巖誣諛之徒何足算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蕭九成

謄錄監生

臣

魏世嵩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八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二十五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徐誼

吳獵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楊輔

劉光祖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

恐懼顧望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情矣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饑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

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為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  
郎中遷左司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  
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  
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  
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  
保吳玘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  
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  
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

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與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  
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事  
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可  
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于憲聖  
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闕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即  
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  
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浸歛望誼告汝  
愚曰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

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  
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  
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冑出入禁中無度  
誼密啟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冑侂冑疑將排已  
首謁誼退束裝冀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  
郎彭龜年論侂冑罪狀侂冑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  
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  
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



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  
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在  
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  
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  
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竒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後  
謚忠文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簿

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栻以獵

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貴鬱林等

州獵請賞勞誅罪焯於是錄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

巡檢人人驚厲爭死鬪不踰時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

甥也獵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

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

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

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

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為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焉會偽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

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  
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  
諡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  
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  
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  
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議皆不  
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為廣西  
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

佐曹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  
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  
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  
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  
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  
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  
備進討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為名  
將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屬

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  
江陵府陞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  
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糴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  
荆為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鷲內湖通濟保安四  
匱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蘄山棗林四匱達  
于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提外歷南紀楚望諸  
門東滙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過走馬湖熨斗  
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

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  
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  
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  
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  
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  
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  
達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  
獵為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

均房諸險漕粟歸峽以待王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  
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  
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  
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  
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有畏  
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諡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  
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



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

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

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

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之時聖心一回何

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

轉坤在返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

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

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

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為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

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不空天地山川之藏  
不得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  
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  
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  
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  
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  
宮中之嬙嬪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  
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

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烽火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為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

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  
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  
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  
經幄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  
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  
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  
為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偽黨罷安世素善吳  
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

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為侂冑  
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  
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  
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  
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  
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  
似為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  
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

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擄掠獵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

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啟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論事遂劾首相王淮去位屬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方迭



起之勢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  
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  
遽受之祇以重其玩侮翼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  
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為江東轉運判官俄以諫臣論  
罷主管沖佑觀尋除湖北運判加直祕閣移福建召為  
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官守祕書監權戶部侍郎初  
丞相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蓋用  
神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禮故事躔度少差豫圖銷弭遂

命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提舉興國宮起知贛州移隆興府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侍讀進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民有身丁錢叔似請于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充京湖宣諭使時韓侂胄開邊除兵部尚書宣撫使叔似方乞給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鬻馬辟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黃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

境謙駐漢陽為江左節制尋除叔似端明殿學士兼侍  
讀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  
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  
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絕無可稱以御史王益祥論奪  
職罷祠佻胄誅諫官葉時再謫降兩官論福州以兵端  
之開叔似迎合故也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  
青光祿大夫諡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  
談天文地理鐘律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

劉甲字師文其先永靜軍東光人元祐宰相摯之後也  
父著為成都漕幕葬龍游因家焉甲淳熙二年進士累  
官至度支郎中遷樞密院檢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顏者名犯仁廟嫌諱甲  
力辭完顏更名修自紹興後凡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  
不得免秦檜所定也九月二十三日金宴甲以宣仁聖  
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進太常擢權工部侍郎升同  
修撰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荊州

為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為北海太祖常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蜀口出師敗衄金陷西和成州曦焚河池縣先是曦已遣姚淮源獻四州於金金鑄印立曦為蜀王甲時在漢嘉未至鎮也金人破大散關興元都統制母思以重兵守關而曦陰徹募關之戍金自板谷谷繞出關後思挺身免甲告急于朝乞下兩宣撫司協力

扞禦松謀遁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  
曦遣後軍統制王鉞準備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

拒之因卧疾曦又遣其弟收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

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

參知政事李壁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即日

可瓦解矣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

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壁袖帛書進上覽

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學士知鄂州

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為入蜀計復命以帛書賜  
甲曰所乞致仕實難允從已降指揮召赴行在今朝廷  
已遣使與金通和襄漢近日大捷北兵悉已渡江而去  
恐蜀遠未知更在審度事宜從長區處二兵皆補官甲  
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  
還任甲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偽罪狀公論快之會宣  
撫副使安丙以楊巨源自負倡義之功陰欲除之語在  
巨源傳巨源既死軍情巨測除甲宣撫使楊輔亦以為

請當國者疑輔避事李璧曰昔吳璘屬疾孝宗嘗密詔  
汪應辰權宣撫司事既而璘果死應辰即日領印軍情  
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劄命甲甲鑄藏之未幾金自鶻  
嶺闖劄金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  
兵駐饒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侂冑謝上念甲精  
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是歲和議成朝廷聞彭  
輅與丙不協以書問甲又俾諭丙減汰諸軍勿過甚及  
訪蜀人才之可用者蓋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



於甲取決人無知者紹興中蜀軍無見糧初為科糶孝

宗聞其病民命總領李繁以本所錢招糶懼不給又命

勸糶其半勸糶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復奏令

金梁守倅任責收糶而勸糶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洋

興元三郡勸糶小麥三十萬石甲乞下總所照李繁成

法措置從之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為一帥治興元

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既同知樞密院事董居誼為制置

使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

屯駐軍馬朝廷計居誼猶在道命甲權四川制置司事  
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  
甲下令首罷之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又乞以阜  
郊博易鋪場還隸沔戎司復通吳氏莊歲收租四萬斛  
有奇錢十三萬以裨總計從之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  
討論由一府言之歲減凡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  
邊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  
病刲股以進平生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書所為

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為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諡  
清惠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試館職除  
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出知眉州累遷戶部郎中總領  
四川財賦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吳挺病輔以吳氏  
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又  
貽書四川制置丘密言統制官李爽乃吳氏腹心緩急  
不可令權軍密然之挺卒密檄輔權帥事輔謂職為王

人若輕往第疑軍心遂索印即益昌領事復數月奏以  
權興州事楊虞仲兼權召守祕書監禮部侍郎以顯謨  
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又移潼川召還除顯謨閣直  
學士奉外祠尋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  
撫使韓侂胄決意用兵以吳曦為四川宣撫使假以節  
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  
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  
節制內憂不輕因託言他事遣人以礬書告于朝朔日

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儀上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劉光祖李道傳皆勉之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但為去計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安丙楊巨源密謀誅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曦既誅丙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牽制敗事安丙才力强濟賞罰明果乞以事任付丙

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致今日之變乞並置兩帥分其營屯隸屬安丙奏乞兩宣撫分司朝廷察丙與輔異名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乃復以為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年財抵建康復引咎不進上召輔益堅乃之鎮江俟命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當召乃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諡曰莊惠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幼出于外祖賈暉後以暉

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  
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間馭毬馬一  
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  
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劔  
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  
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  
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  
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除太學正名試

守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  
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  
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臣留  
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  
乎上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  
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  
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  
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



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  
至於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  
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  
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  
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  
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  
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  
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為

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  
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  
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  
天日之清明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  
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  
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  
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乞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  
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

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劾罷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

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推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哉徙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祕閣潼川運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羣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

陳二閹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逐  
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  
心俾緩急有可仗者聞孝宗崩又詔書汝愚勉以安國  
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  
獻謹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  
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  
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  
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

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阼於素幄蓋有甚不得已者  
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  
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進起居舍人論政  
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知閣  
門事韓侂胄寢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卜孝  
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既  
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  
仁宗之於唐介皆蹇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

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者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為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侂冑擅朝遂目士大夫為偽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為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

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  
管冲佑觀吳曦叛光祖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  
守監司之所素知者仗大義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  
以書屬宣撫使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収  
之公上以省餉軍費獎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  
潼川路提刑權知瀘州侂胄誅召除右文殿修撰知襄  
陽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寶謨  
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詔以閔雨求言光祖奏女直乃吾



不共戴天之讐天亡此讎送死于汴陛下為天之子不知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也青鄆蘭會求通弗納陛下為中國衣冠之主人歸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怨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汙我汴京尚可使吾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又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先是后崩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期迫或謂侂冑曰上親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既夥奈何已之侂冑入其

言五日記園丘六日始宣遺誥於是光祖言憲聖陛下  
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大業侂冑敢視之如卑喪遷  
就若此賊臣就戮盍告謝祖宗改從本日從之升顯謨  
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諡文節趙汝愚  
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為名言  
所著後溪集十卷子端之靖之翊之竝之

論曰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吳獵之

以學為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今更定  
舊史公論其少仲歟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事累  
之劉甲楊輔蔚乎有用之才劉光祖盛名與涪州學記  
並傳穹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為君子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二十六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余端禮

李璧

丘寔

倪思

宇文紹節

李繫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民  
間賦丁絹錢率三氓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縑千

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上聞又  
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召對時孝宗志在恢  
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  
以訖其氣敵彊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  
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訖其氣而服  
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  
武備陽行成以種蠱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  
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

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

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為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後以薦為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圜丘

必前期朝享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於  
殿庭不可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  
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  
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  
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  
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禮始端禮死不敢奉詔  
上為之止權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  
太平州奉祀光宗立名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



陛下之孝於壽皇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嘗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贛州還為吏部侍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召拜吏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為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決端禮言汝愚

所請為蜀計為東南計夫置大將而非其人是無蜀也  
無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  
不聽後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  
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  
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  
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留  
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  
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

乏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乃為  
太上皇帝計為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  
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懼然收淚  
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  
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  
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  
傳道之勞寢竊威柄汝愚等欲疎斥之謀泄而汝愚逐

端禮不能逼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灝以放民租竄  
知婺州黃度以庇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冑所憾端  
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冑南  
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官  
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即丐去不許進左丞相  
端禮在相位期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為侂冑所制壹鬱  
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頃  
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薨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

傅諡忠肅子嶸工部尚書

李璧字季章眉之丹陵人父燾典國史璧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璧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為正字寧宗即位徙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強請以侂胄平章國事遂召璧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達討論典禮命侂胄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璧

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帥襲漣水金人  
憤甚壁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壁至燕與金人言披  
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歸侂冑用師意方銳壁言進  
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出而苟且既而陳景俊使  
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以沮兵議忤侂冑得罪貶壁  
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為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  
冑意不懌於是四川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壁度力  
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讐不

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  
克丕應臣愚以為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讐恥必復之  
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  
勵振作拯潰民於殘虐湔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  
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壁不論檜之無  
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特以迎合作曹用兵之私  
而已初作曹名檜適直學士院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  
屬壁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作曹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

所誤一夕招璧飲酒酣及師旦事璧微擿其過覘侂冑  
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  
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璧又言郭倬李汝翼積軍  
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民拜叅知政事金遣使來微  
示欲和意丘寔以聞璧貽寔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  
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冑侂冑大恚不復以和  
為意璧言張浚以討賊復讐為已任隆興之初事勢未  
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冑不聽以張巖



代宝璧力爭言丘宝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丘宝邪吳曦叛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璧議須用重臣宣撫薦制置使楊輔為宣撫使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召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侂胄疑輔避事璧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宣撫使方信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侂胄故侂胄忿甚用兵之意益急璧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侂胄分禍璧曰嘻

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會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冑以密旨告璧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璧言事留恐泄侂冑迄誅璧兼同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璧反復詭譎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冑事璧實預聞乃令自便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入益昌戕王人略閭剽果至遂寧璧傳檄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其城顧府

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壁馳書大將張威使調

嘉定黎雅砦丁牌手來會戰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

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壁曰審爾必

多殺士卒盍先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即自成擒

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謀賊遂平壁尋引疾奉祠嘉

定十五年六月卒進資政殿學士致仕諡文懿壁嗜學

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為文

雋逸所著有鴈湖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

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授毫錄八十卷  
臨汝閑書百五十卷璧父子與弟稟皆以文學知名蜀  
人比之三蘇云

丘寔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為建康府觀察  
推官丞相虞允文竒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  
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寔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志不可  
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內治遵養十年  
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寔言泛使

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為人  
所據亦須理索否宥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  
怒宥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秀  
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蘇  
湖皆被其害宥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勅築三月  
堰成三州烏鹵復為良田除直祕閣知平江府入奏內  
殿因論楮幣折閱請公私出內並以錢會各半為定法  
詔行其言天下便之知吉州召除戶部郎中遷樞密院

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歷九月晦與統  
天歷不合密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歷法異同  
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  
喜謂密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為  
樞密密不少下之方遯客時抃排定程頓奏上降付接  
伴令沿途遵執密具奏謂不可以此啟敵疑心不奉詔  
抃憾之訾密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  
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移

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即位召對除  
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  
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宓素以吳氏世掌兵  
為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玠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  
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玠死宓即奏  
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  
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玠長子曦勿令奔喪起復知和  
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檄利路提刑楊虞仲往

攝興州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  
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西路安撫杲死韓侂胄復以  
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服宥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  
宗即位赴召以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  
元府既入奏韓侂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宥蓋  
北伐議也知宥平日主復讐冀可與共功名宥曰中原  
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戰危言  
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



之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冑曰此事姑為遲之宓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侂冑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南奏以宓為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宓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冑移書欲除宓內職宣諭兩淮宓報曰使名雖異其為示敵人以

嫌疑之蹟則同且偽平章宣撫既寢尤不宜輕舉侂冑  
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時宋師  
克泗州進圖宿壽既而師潰侂冑遣人來議招收潰卒  
且求自解之計宥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債師之姦正  
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宥欲全淮東兵力為兩淮聲  
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  
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  
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宥棄

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為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密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密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紙，密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答書辭順。密復以聞，遂遣

陳璧充小使璧回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為出兵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密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佞曹為元謀若移書宜整免係銜佞曹大怒罷密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既以臺論提舉洞霄宮落職佞曹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劫密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穎揀刺為御前武

定軍以三萬人為額分為六軍餘汰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諡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祕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

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修注  
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  
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  
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  
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  
兼權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  
兼侍講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樁庫  
以待軍用至紹興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

內帑備犒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

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改婺州未上提舉太平興國宮召除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厯知泉州建寧府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冑先以書致



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入望豈宜專以潔己為賢哉思  
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  
佞宵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  
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  
呂祖泰編窳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  
之以去籍諭之以呈藁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  
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  
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贓以巨萬計

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弑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  
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  
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  
恩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佞胄聞  
之大怒思既退謂佞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  
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  
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  
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佞胄悚然曰聞所未聞

司諫毛憲劾思子祠佞胄殛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  
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佞胄擅命凡事取內批  
持旨當以為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  
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  
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佞胄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  
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  
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佞  
胄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史彌

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目宰  
執當同進比專聽佞曹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  
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  
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  
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  
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  
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  
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

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  
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  
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而罷自  
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  
定十三年卒諡文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  
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  
命其族子紹節為之後補官仕州縣九年第進士累遷

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侂胄方議用兵紹節至郡議修築古城初造若柵專為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譖於侂胄謂紹節但為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讐之志而無復讐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為進取計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紹節召為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

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  
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  
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  
誅曦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  
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為殺掠遠近苦之  
紹節召寘帳前収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為寇者紹  
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

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搖足  
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為利今乃有他耶紹節願  
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  
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  
悼為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為少師  
非常典也諡曰忠惠

李繁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  
歲祲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秸



易米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饑邛蜀

彭漢成都盜賊蠡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

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

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劍外和

糴在州者獨多繫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

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繫感其言奏

免之民大悅徙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糧

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為和糴

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繁相度以聞繁奏諸州  
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  
斟酌損益變科糴為官糴貴賤賤時不使虧毫忽之價  
出納貶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乃  
書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繁上奏疏者十有三  
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  
遠邇謹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  
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繁

像祠之范成大驛疏言闕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

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

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繫守太府少卿

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繫以

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繫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

繫也上意方嚮用而繫亦欲奏蠲監酒和買之弊以盡

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繫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擇

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繫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

氏世襲兵柄必檢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  
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  
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吳  
挺以為怨後繫總餉事挺謬奏軍食狃惡孝宗以問繫  
繫緘其樣以進挺之妄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  
安丙既誅曦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  
見者乎繫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  
集一百卷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為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壁丘寔皆諫侂胄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壁獨當筆馬何其所見後先并迕哉附會之罪壁固無以追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廟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槩有可尚焉李繫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謹案卷三百九十七第二十一頁前四行臺諫但有推殘刊本推訛催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六行又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刊本諱訛韓據監本改

卷三百九十八第三頁前二行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按書下疑脫一省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